

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

NUOBEIER
WENXUEJIANG
ZUOJIA CONGSHU



蒂博一家

第二册

〔法国〕马丹·杜伽尔
(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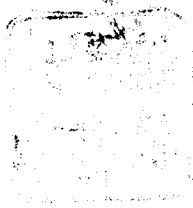
漓江出版社

HI
ES
S(1) 12

HUO NUOBEIER
WENXUEJIANG
ZUOJIACONGSHU

1994.11

11



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

蒂博一家（第二册）

〔法国〕马丹·杜伽尔

（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）

郑克鲁 译

☆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（南宁市河堤路14号）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850×1168 1/32 12.125印张 插图4 264千字

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2,600册

书号：10256·83

定价：平装1.40元
精装2.80元

I11
23
2:1(1)2

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

蒂博一家

第二册

〔法国〕马丹·杜伽尔

〔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〕

郑克鲁 译

13299/13

漓江出版社



B

146577

《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》出版说明

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。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、认识世界、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，和研究、借鉴外国文学，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，特编辑出版《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》。

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，分辑陆续出版。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“前言”，后附“授奖词”和“受奖演说”。

责任编辑 刘硕良

装帧设计 何礼蔚

第二册目录

第四卷	诊断	(1)
第五卷	小妹妹	(93)
第六卷	父亲的死	(231)

第四卷

诊 断

—

中午十二点半，大学路。

昂图瓦纳从出租汽车上跳下来，走进拱门。他在思忖：“星期一，是我诊断的日子。”

“你好，先生。”

他扭转身来：有两个顽童似乎躲在墙角避风。较大的那个脱了鸭舌帽，朝昂图瓦纳扬起好动的麻雀般的圆脑袋，目光大胆。昂图瓦纳止住脚步。

“我们来是想看看您能不能给……他配点药，他病了。”

昂图瓦纳走近呆在角落里的“他”。

“你怎么啦，小家伙？”

穿堂风掀起披风，露出吊着绷带的手臂。

“没什么要紧的，”年龄稍大的那个有把握地说，“算不了工伤事故。他在印刷厂碰上了那见鬼的按钮。拖住他的手，一直到肩膀。”

昂图瓦纳急忙问：

“有热度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发烧吗？”

“是的，大概发烧。”大孩子点点头说，一面用忧虑的目

光端详昂图瓦纳的脸。

“得告诉你父母，带他到仁慈医院*，两点看病；就是左边的大医院，你知道吗？”

那张小脸蛋抽搐了一下，很快又抑制住，流露出孩子的失望。他卖好地露出一丝笑容：

“我本来想，您会愿意……”

但他马上振作起来，用老于世故的人面对无可奈何的事很有主心骨的声调说：

“没有关系，会有办法的。谢谢，先生。来，鲁鲁。”

他坦率地微笑着，可爱地挥舞着鸭舌帽，朝街上迈了一步。

昂图瓦纳十分惊讶，迟疑了一下：

“你们在等我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谁叫你们……”他打开通向楼梯的那扇门，“进来吧，别呆在穿堂风里。谁叫你们到这儿来的？”

“没有人。”孩子的小脸蛋豁然开朗，“我非常熟悉您！我是事务所的小见习生……就是院子尽里头的公证人事务所！”

昂图瓦纳站在受伤孩子旁边，顺便捏住孩子的手。他接触到湿漉漉的手掌，而手腕发烫，他不由得吓了一跳。

“你父母住在哪里，小家伙？”

那个小的朝大孩子投去不耐烦的一瞥：

“罗贝尔！”

罗贝尔插话了：

* 此医院于1935—1937年拆毁。

“我们没有父母，先生。”停顿片刻，又说：“我们住在韦尔纳伊路。”

“无父无母？”

“都没有。”

“那么祖父母呢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孩子的脸很严肃；目光直率；没有任何乞怜的愿望，也没有捣鬼的表情；没有任何忧伤的意味。昂图瓦纳的惊奇反倒显得幼稚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五岁。”

“他呢？”

“十三岁半。”

“见鬼！”昂图瓦纳心里想，“已经一点差一刻！打电话给菲力普。吃午饭。上楼。看病前回到圣奥诺雷郊区*……今几个真够受的！……”

“好吧，”他蓦地说，“过来给我看看。”为了不用回答罗贝尔炯炯有神但毫不惊诧的目光，他走在头里，掏出钥匙，打开底楼的门，带着两个顽童走过前厅，来到他的诊室。

莱翁出现在厨房门口。

“等一下开饭，莱翁……你呢，快点，统统脱掉。你哥哥会帮助你。轻一点……好，走过来。”

内衣还算干净，露出一条瘦弱的手臂。手腕以上皮肤呈蜂

* 圣奥诺雷郊区在十八、九世纪时曾系郊区，后来已成为巴黎的中心地带。

窝组织炎，界线分明，好象已经聚集成形。昂图瓦纳已不再想时间，将食指按在脓疮上；然后又用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轻轻去按肿块的另一尖端。好：他清晰地感到了食指下液体的移动。

“这儿，按下去你痛吗？”

他摸摸肿胀的前臂，一直摸到腋下发烫的淋巴结。

“不太……”孩子小声说，挺直了身子，目光不离他的哥哥。

“痛的。”昂图瓦纳粗声粗气地说，“不过，我看出你很勇敢。”他盯住孩子惶惑的目光：一触即发的闪光，这是一种信赖，好象犹豫不定，然后朝他射来。他只笑了笑。孩子马上低下头；昂图瓦纳抚摸他的脸颊，轻轻托起他的下巴，他有点抗拒。

“听着。我们就要动个小手术，过半小时便会好多了……你肯吗？……跟我到这边来。”

小家伙听从了，勇敢地走了几步，但昂图瓦纳的目光一离开他，他的勇气就动摇了；他朝哥哥转过脸去求援：

“罗贝尔……你也来！”

隔壁房间——瓷砖地，漆布，消毒蒸锅，上釉的桌子，上面是反射镜——是必要时用来作小手术的地方。莱翁命名为“实验室”；这是一间改建过的浴室。在父亲家里昂图瓦纳跟他弟弟合住的那个套间确实已变得不够用，即使后来昂图瓦纳单独住在里面也罢。不久前，机缘凑巧，他租到邻屋四个房间的一套，也是在底层。他把工作室和卧室迁过来，建立了这个“实验室”。他以前的工作室变成候诊室。在两个前厅的隔墙上开了一个窗洞，把这些房间联成了一个整体。

几分钟后，发炎的蜂窝组织被一刀切开了。

“再勇敢一点……再勇敢一点……行了！”昂图瓦纳后退了一步。

小家伙脸变得刷白，半瘫在哥哥伸直的胳膊里。

“喂，莱翁！”昂图瓦纳欢快地叫道，“给这两个孩子来点白兰地！”他把两块白糖扔到一指深的酒里。“你给我喝下去。你也喝点。”他朝动过手术的孩子俯下身去，“不太冲吧？”

“很好。”孩子小声说，终于露出笑容。

“把手臂给我。别害怕，我已对你说过，手术做完了。洗一洗，扎上敷料纱布，这不疼。”

电话铃响。莱翁的声音在前厅响起来：“不行，太太，大夫有事……今天下午不行，这是大夫看病的日子……噢！不要在晚饭之前……好，太太，为您效劳。”

“不管怎样，包上一条纱布。”昂图瓦纳俯向脓疮，咕噜着说，“好。纱布扎得有点紧，必须这样……现在，你，做哥哥的，听着：你把弟弟领回家去，你就说要让他睡下，使他不动手臂。你们同谁住在一起？有人照顾小家伙吗？”

“有我。”

目光直瞪瞪的，闪射着胆量，满脸自信。没有什么值得微笑的。昂图瓦纳朝挂钟瞥了一眼，再一次忍住好奇心。

“韦尔纳伊路，几号？”

“三十七号乙。”

“罗贝尔什么？”

“罗贝尔·博纳尔。”

昂图瓦纳记下地址，然后抬起眼睛。两个孩子站在那里，

用明澈的目光盯着他。丝毫没有感激的表示，而是一种松了一口气、太平无事了表情。

“得了，小家伙们，你们走吧，我很忙……六点到八点之间我会去韦尔纳伊路换纱布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，先生，”大孩子说，他好象觉得事情很平常，“在最高一层，三号房门，正对楼梯。”

两个孩子一走：

“你可以开饭了，莱翁！”

然后打电话：

“喂……爱丽舍01—32。”

在前厅电话机旁边，约会簿摊在桌上，翻开在今天这一页上。昂图瓦纳不离开听筒，一面俯下身去看：

“一九一三。——十月十三日，星期一。十四点三十分，巴坦库太太。不见不散。十五点三十分，吕梅尔，不错……刘坦，好……埃尔恩斯特太太，不认识……维昂左尼……德·费耶尔……好……”

“喂……01—32吗？……菲力普教授回来了吗？我是蒂博大夫……”（停顿）“喂……你好，老师……我打搅您吃饭……是为诊断的事。急诊。很急……埃凯的孩子……是的，埃凯，外科医生……很严重，唉！希望渺茫，耳炎没有得到治疗，非常棘手，我会给您解释，令人很难过……不，老师，他一定要见您。您不能拒绝埃凯，跑这一趟……当然尽可能早，马上……我也不能拒绝，因为今天是星期一，由我看病……那么说定了：我去接您，提前一刻钟……谢谢，老师。”

他挂上电话，再一次浏览一遍约会名单，出于习惯，厌烦地

吁了一口气，同他脸上的满意表情很不相称。

莱翁走过来，光溜溜的脸漾出傻乎乎的微笑：

“先生知道吗，今天早上那只雌猫生了小崽？”

“是吗？”

昂图瓦纳兴高采烈地走进厨房。牝猫侧卧在塞满破布的篮子里，里面一只只粘乎乎的小毛球乱挤乱动，牝猫用粗糙的舌头来回舐它们。

“有几只小猫？”

“七只。我嫂子要求给她留一只。”

莱翁是门房的兄弟。他侍候昂图瓦纳两年多，都是一板一眼地完成工作。这个伙计沉默寡言，皮色憔悴，说不出准确的年龄；头发发白，稀稀拉拉，毛茸茸的，古怪地罩在一张高傲的面孔上；鼻子太长而下垂，处在常常耷拉的眼皮之间，给他一种呆头呆脑的模样，他微笑起来就越发显得痴呆。但这种笨拙只不过是一种合适的面具，并非一本正经，面具下是一副深思熟虑、尖刻多疑的头脑。

“其余六只，”昂图瓦纳问，“你准备统统淹死？”

“当然，”莱翁平静地说，“先生想留下来？”

昂图瓦纳笑了笑，旋转脚跟，快步走到雅克以前的房间，现在用作餐室。

鸡蛋，菠菜肉片，水果，统统放在桌上；昂图瓦纳不能忍受等待端菜。煎蛋发出黄油下热锅的香味。在医院的早晨和下午的出诊之间，这是短暂的一刻钟休息。

“楼上没吩咐什么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“弗朗克兰太太没打电话来？”

“打过，先生。她约在星期五。已经写上了。”

电话铃响。莱翁的声音：“不行，太太，十七点三十分有约……十八点也有约……为您效劳，太太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斯托克奈太太。”他略微耸耸肩，“为一个女友的小男孩。她会写信来的。”

“十七点那位埃尔恩斯特太太是谁？”不等回答：“你替我向巴坦库太太道歉；我至少要迟到二十分钟……把报纸递给我。谢谢。”瞥了一眼挂钟，“楼上的人该离席了吧？……请拨电话。找吉赛尔小姐，把电话搬到这里。还有咖啡，快点。”

他抓住听筒，脸容松弛下来，目光对着远处，笑眼盈盈，仿佛他已展翅飞翔，整个人飞往电话线的另一头。

“喂……是的，是我……噢！我差不多吃完了……”他笑。“不，是葡萄，一个主顾送来的，好吃……楼上？”他倾听。脸孔逐渐阴沉下来。“瞧！在打针之前还是以后？……尤其需要说服他，这是正常的……”停顿。脑门重新开朗起来。

“你说，吉丝，你是一个人在听电话？听着：今天我必须见你，我有事对你说。是认真的……当然在这儿。从三点半开始，什么时候都行，你肯吗？莱翁会让你进来……那我就指望你来啦？……好……我喝完咖啡就上楼。”

二

昂图瓦纳有他父亲那层楼的钥匙；他不用摠铃，一直来到

放衣物的房间。

“已经将蒂博先生推到他的书房了。”阿德丽爱娜说。

他踮起脚尖，穿过散发出药味的走廊，来到蒂博先生的盥洗间。“我一踏进这个房间，就有这种压抑感……”他在思忖，“一个医生！……但这儿对于我，不象在别的地方……”

他的目光直射到挂在墙上的温度计。盥洗间象个配药室：架子上、桌上放满小瓶子，瓷制器皿，药棉包。“瞧这个短颈大口瓶。我这样想：肾脏功能很弱，要看化验。吗啡用多大的量？”他打开安培盒，他已偷偷涂改了盒上的标签，免得病人有所怀疑。“二十四小时用量三厘克……已经到了这个程度！噢，嬷嬷放到哪里？……啊！量杯在这儿。”

他动作灵活，近乎欢快，开始做化验。他已经将试管放在酒精灯上加热，这时房门发出咿呀声，他怦然心跳，急忙回过头来。这不是吉丝。是老小姐，她一颠一颠地往前，象个老砍柴妇一样弯成两截，她如今佝偻得厉害，即使扭过脖子，她的目光也只能看到昂图瓦纳的手；在灰蒙蒙的窄镜片后面，她的目光仍然炯炯有神。那象牙般的狭窄脑门，在分披的白发下，还显得挺年轻，一有什么惊动，在她身上都反映为脑门机械的颤动。

“啊！你在这儿，昂图瓦纳。”她叹气说，她开门见山，嗓音由于身体摇晃而发颤，“你知道，从昨天起，病情急转直下！赛林娜嬷嬷给我糟蹋了两碗汤和一公升多牛奶！她给他吃十二个苏的香蕉，他连碰都不碰……由于有细菌，他留下的东西毫无用处！噢！我决没有指摘她，也不指摘任何人，这是一个圣洁的修女……你告诉她，昂图瓦纳，不许她继续做下去！一个病人，何必勉强他？应该等他要求吃什么！却总是向他提出